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蘇老泉先生全集錄目次

論原第七卷
太元論上
論原第八卷
洪範論序
洪範論上
洪範論中
洪範論下
洪範後序

雜論原第九卷

史論引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嚳妃論
管仲論

明論
辨姦論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

論　原第七卷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爲書也猶其爲言也方其爲言也猶其爲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

加乎其心聖人以爲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爲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爲而喪其所以爲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爲俞跗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後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太玄邪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爲作者雄不知也

孟揚異戶實亦同門

以爲爲數邪以爲爲道邪惟其爲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爲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爲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爲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夜於晝爲二百四十有三日

三分其方而一以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爲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爲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爲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嬴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嬴也是何爲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嬴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强爲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爲太玄也爲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爲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

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大冬之爲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爲偶而不可以爲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爲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非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

鼎者固已明矣況乎加踦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
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楊雄以元擬易又自以爲經後世學者之妄且僭自雄始此直
以聖人與雄兩下相較而不正其妄與僭豈亦猶管仲責楚罪
淫名一節不問歟

洪範論原第八卷

洪範論叙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爲新奇也

洪範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爲之注劉向父子爲之傳孔穎達爲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綜於身驗於氣則終始

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合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爲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焉人

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禍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讀書簡捷法

洪範中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爲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

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强爲之說故其失寖廣
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
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
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
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
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
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
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
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

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擬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雨可兼陰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爲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惷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爲解以薇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爲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駮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

也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
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
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
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
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
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
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
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

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爲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試且彊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爲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抉摘無遺

洪範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中之經曰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汩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汩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

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爲稷以貨爲司貨賄以賓爲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爲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爲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土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

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爲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爲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諮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諮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諮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爲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觀之，固憒憒如也；不如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渺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

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擇卜筮之義尤精

洪範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爲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王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也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爲某事明日必

有某福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爲皇極建而爲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爲說其意以爲不建則不能爲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爲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

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爲重其責耶今欲重
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爲
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嘗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
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而可以
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
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
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
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
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

絶倒

名言

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唐文至韓柳而盛前此固多俚詞俳狀豈得以史才望之

雜論原第九卷

史論引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惟子餘例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有得之言字字精當而出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

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旣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而書或隱諱而

此老蘇先生所切戒後世者非餘波也

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愼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綱繁目淨公所自謂得孫吳之簡切者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寛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疎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後儒史斷吹毛求疵舉一而廢十者多矣安望其不廢一乎此眞遷固之罪人也

上二段尤精細

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

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

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

爲善之利直而寛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公將二史直作如此讀雖由絶悟亦是細心其絶悟不可及而細心則可爲學者法矣

此固有不得已者必欲默會大意脫去舊文使其辭一自已出不惟傳之恐失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妙脉可悟作文之道）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

其眞而歲月亦有不暇給矣

太史公漢官名耳談固嘗爲之而作史記者遷也讓美之說甚繆而公刺之亦微滯

史記採賈生過秦論則直曰善乎哉某之推言之也如此則可若襲其論不著其人不惟申言無益其不

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叙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書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

爲掠美者幾何

今一變而帝蜀矣蜀于魏

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閒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

矣何有而然哉此未學之所不敢深論也

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識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識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識之也

眞是堂上人裁决如流〇三論俱用方支有敦陣整旅立于不敗之地者此類是也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婬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

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

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勸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意龍

卽前濟詐濟忠而申結之以使其說之歸于正此斡旋之妙

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理諭卽法言也其餘四者總不出巽語中易曰巽以行權聖人下一巽字包羅萬狀矣

先將賞刑說破後只設一喻以見二者之不可廢一又是一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上下篇用意在兩必字）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

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

喻妙妙

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禁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上篇標一術字丁篇標一勢字是兩篇關鍵處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呑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呑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

如此辨疑
日並照

狄姜原爲婬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耳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

搜根

極言不祥

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遷疑詩而鄭信遷五經之文之錯解者大畧坐此所謂解經而經亡也奈何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峻厲

緩受

此是題目前後發明伏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更入一層）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前二折責仲之失言此是轉正代爲畫策）（妙）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

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

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議論正而行陣甚堅○非常之才不恒有仲薦一二老成人維持調護以冀幸三子之不爲變則可矣如曰管仲之後復有管仲則巽曰狐趙之徒猶且莫與仲比肩而況他人乎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

得力在取譬

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御法）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

眾齊威爲賢者用明之的

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一○喻

拖

此直從威王治齊一事衍出渠文固云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儒者勿譏焉可也

名言也君子一入仕途則好惡利害求爲靜者而不可得矣起段議切歐陽諸公洞中底裡非獨論安石也

辨姦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

宋人長技

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

翻宗蹤跌

折獄把柄

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不近人情四字遂爲道學正傳其不近人情愈甚則其爲道學愈大矣余讀論語家語諸書夫子生平無一不近人情之事無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後之號爲顏孟復出且駕顏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 終

宋蘇老泉先生全集錄目次

上書 原第十卷
上皇帝書
書 原第十一卷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書 原第十二卷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上歐陽內翰第三書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第一書
上張侍郎第二書

上韓舍人書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

上書 原第十卷

上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

婉暢處

頓挫逼西漢

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輙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

辭召

辭試

爵祿輕用且不可別濫耶

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就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提何降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肯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

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病源）今雖多其舉官而（突[illegible]）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泣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須條著此四字以獻其舉書）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

郎尚書識釆
釆意然今大
吏列蹟薦舉
猶無與耳此
則存乎其人

此例顯明

老蘇此條在
宋時不知何
如後人已用
之矣

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
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
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
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

應[illegible]頭

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
而罰其賞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
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
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
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

借一端指出當時全勢最精神

生事以爲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拼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

應官吏繁多

不學之人卽甚惜官亦未必不視民草芥今更有因惜官而草芥吾民者可慨也

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情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

空舉是蘇家獨步

任子之弊至明而絕三百年蔭官亦無越錄躐次以至於清顯者

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

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貲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

轉

古今通患

按下讀

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惟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

以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

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此制行而古來宦人之方掃地盡矣）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惟恐其從之過耳（頓巳下沉發）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

議論透入骨髓激昂奮厲賈生賈生

述日州縣之於上司第不

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弁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

又翠出言之

至誅求無厭則足矣區區通名贊拜遨走其下風而州縣所甘之如飴求之而不可得者

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惟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應）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

（提起極寫舊弊）

後人罷制科絕無識明求相於翰林而所謂翰林者人滿覺於其[illegible]

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制科之人論文考行經大臣保舉而又嚴試之其可以儲相材

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

妙折

求相於翰林曷若求相於制科耶老蘇此論愚謂雖百世可行大醇

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

老蘇學問辣處然治天下者不可無此一著

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旣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凛凛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豈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

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脩其卒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

轉入深

此曾子固所謂引星辰而上者

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

處分好

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

雙收　淺　深

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視

從春秋列國事看出

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

覓戲可笑

漢武帝求人可使絕域者而張騫蘇武才節並出此

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尊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大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罇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

入骨髓

又一快

帶應有事

當博採其能之士試而後任而勿以出身資格拘之則庶乎得人矣○仁廟時富鄭公真其人也非但當時奉使必均而公尊致身兩府倜儻兩府大臣出使於敵國之體計爾時朝廷之上復有如富公者乎此求材不可不豫也

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

實可施行何以不用

婉轉原情

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輙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

談及宦官便另作冒頭

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

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闘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禍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

宋室宦官之禍不及漢唐上一嘉祐時尤無所指名然先生必有所見而爲防微杜漸之謀非言所不急也至云大臣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則論之至精者矣凡讒人女色及私寵

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隷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疏之。又疏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掃灑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淸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畧言當世

之類皆然獨
臣官予

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古來文人深識治體於國家數十百年後安危存亡之幾燭照

數算大聲疾呼而極言之秦漢以來洛陽賈傅而外獨老蘇大蘇兩先生而已耳然老蘇此書較賈疏爲不逮者有蓋草莽之臣不敢深言國家之事其所言特淺者近者焉他如籌勢審敵諸篇遙矚長慮北轅南渡如在目中卓然與洛陽賈傅伴矣

書原第十一卷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匯爲洪波豬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

雄談然用兵決勝時御兵先務

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

引漢事証

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

就漢事忽入本朝

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應前）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完上）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

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輙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

束上引下

斷狄公好只
要說煞狄公
失御兵之道
則進說韓公

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

與臣道相反　引狄公

說更不必煩言

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不可無此一
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
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
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
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
就綴上譬喻立論
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
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
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
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

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郵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輯評 唐荊川曰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當是有用文字

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爲樞臣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非此則頑疾不治也○爲將大率尚嚴非獨宋也雖使士人爲兵而以柔懦者將之則平日傭匃僕隷之徒能

暴横於鄉里而雖士大夫有受其侵轢者矣况禁旅乎〇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宋一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

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

三○調　承憂○字　跟成○字○合發　結　証

捨入管蔡之誅隱露辣手都喜收得謹嚴

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欲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下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

對身危

下上

和同列不平之心也下說和其心而後可以成事

前引周公以証和其心此引陳平以証和之可以成事

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

承忍小忿容小過而一段起一頭

又一証

誅小人意已見上則

此

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讀此書如放舟於江湖見來波之逐去波而不一瞬停也一遇洄激怖不敢視起一段尤風雨迷離島嶼窈冥矣